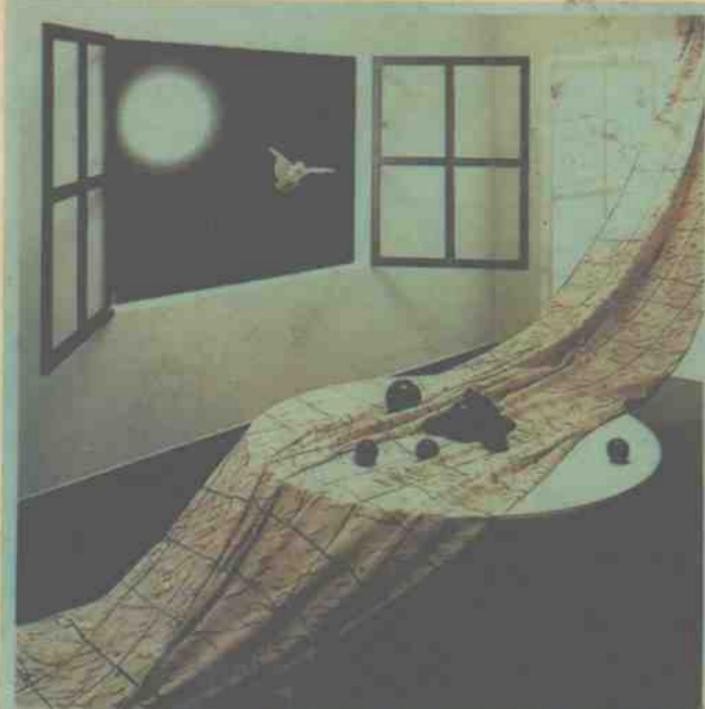


JING ZHI XIAO PIN • JING ZHI XIAO PIN

珍藏版



名人の佳作

精致小品

四川文藝出版社 〇〇〇

名人の佳作

精致小品

曉笛 選編

四川文藝出版社

1992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唐宋元 吴 鸿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黄 迅

名人的佳作——精致小品

定 价：3.80 元

编 者 晓 笛 ISBN7—5411—0894—4/I · 824

1992年4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 /32 印数40,001—70,000册

印张 4 字数 7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目 录

小品六章	郭沫若(1)
黄 昏	茅 盾(6)
海上生明月	巴 金(8)
笑	冰 心(10)
母 鸡	老 舍(12)
初 恋	周作人(14)
白马湖之冬	夏丏尊(17)
我的母亲	胡 适(20)
春底林野	许地山(23)
没有秋虫的地方	叶绍钧(25)
立秋之夜	郁达夫(28)
山中避雨	丰子恺(30)
秋林晚步	王统照(33)
冬 天	朱自清(36)
“儿 时”	瞿秋白(39)
溪 水	苏雪林(41)
进 城	俞平伯(43)
笳 笛	黄药眠(45)

江行的晨暮	朱湘(48)
憔悴的弦声	叶灵凤(50)
荷叶伞	李广田(53)
吻火	梁遇春(55)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57)
孟兰夜	师陀(59)
红烛	靳以(61)
松明	陆蠡(63)
雨前	何其芳(66)
花床	缪崇群(69)
夏的歌颂	庐隐(71)
独语	陈敬容(73)
说笑	钱钟书(75)
琐细的印象	陈学昭(79)
黎明的眼睛	端木蕻良(82)
夜雁	郭风(85)
弟弟	张爱玲(87)
地平线	贾平凹(90)
书渴	舒婷(92)
小船 ECHO 号	(台)三毛(94)
春之怀古	(台)张晓风(96)
蓦然看到	(台)许达然(98)
茶	(台)张秀亚(101)
山草小住	(台)席慕蓉(104)
阳关已唱千千遍	(台)林清玄(107)
淋雨	(台)罗兰(109)
人依修竹岁寒心	(台)羊令野(112)

小品六章

郭沫若

一、路畔的蔷薇

清晨往松林里去散步，我在林荫路畔发见了一束被人遗弃了的蔷薇。蔷薇的花色还是鲜艳的，一朵紫红，一朵嫩红，一朵是病黄的象牙色中带着几分血晕。

我把蔷薇拾在手里了。

青翠的叶上已经凝聚着细密的露珠，这显然是昨夜被人遗弃了的。

这是可怜的少女受了薄幸的男子的欺绐？还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轻狂的妇人的玩弄呢？

昨晚上甜蜜的私语，今朝的冷绿的露珠……

我把蔷薇拿到家里来了，我想找个花瓶来供养她。

花瓶我没有，我在一只墙角上寻着了一个断了颈子的盛酒的土瓶。

——蔷薇哟，我虽然不能供养你以春酒，但我要供养你以清洁流泉，清洁的素心，你在这破土瓶中虽然不免要凄凄寂寂地飘零，但比遗弃在路头被人践踏了好罢？

二、夕 暮

我携着三个孩子在屋后草场中嬉戏着的时候，夕阳正烧着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经现在鲜红的云缝里了。

草场中放着的几条黄牛，不时地曳着悠长的鸣声，好像在叫它们的主人快来牵它们回去。

我们的两匹母鸡和几只鸡雏，先先后后的从邻寺的墓地跑回来了。

立在厨房门内的孩子们的母亲在门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握米粒出来。

母鸡们咯咯咯地叫起来了，鸡雏们也啁啾地争食起来了。

——今年的成绩真好呢，竟养大了十只。

欢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气中游泳。

三、水墨画

天空一片灰暗，没有丝毫的日光。

海水的蓝色浓得惊人，舐岸的微波吐出群鱼唼唼的声韵。

这是暴风雨欲来时的先兆。

海中的岛屿和乌木的雕刻一样静凝着了。

我携着中食的饭匣向沙岸上走来，在一只泊系着的渔船里面坐着。

一种淡白无味的凄凉的情趣——我把饭匣打开，又闭上了。

回首见松原里的一所孤寂的火葬场，红砖砌成的高耸的烟囱口上冒出了一笔灰白色的飘忽的轻烟。……

四、山茶花

昨晚从山上回来，采了几串茨实，几簇秋楂，几枝蓓蕾着的山茶。

我把它们投插在一个铁壶里面，挂在壁间。

鲜红的楂子，和嫩黄的茨实，衬着浓碧的茶枝——这是怎么也不能描画出的一种风味。

黑色的铁壶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样了。

今早刚从熟睡里醒来时，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种清

香的不知名的花气。

这是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呀？——

原来铁壶中投插着的山茶，竟开了四朵白色的鲜花！
啊，清秋活在我壶里了！

五、墓

昨朝我一人在松林里徘徊，在一株老松树下戏筑了一座砂丘。

我说，这是我自己的坟墓了。

我便拣了一块白石来写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把来做我的墓碑。

我在墓的两旁还移植了两株稚松把它伴守。

我今朝回想起来，又一人走来凭吊。

但我已经走遍了这莽莽的松原，我的坟墓究竟往哪儿去了呢？

啊，死了的我昨日的尸骸哟，哭墓的是你自己的灵魂，我的坟墓究竟往哪儿去了呢？

六、白　　发

许久储蓄在心里的诗料，今晨在理发店里又浮上了心来了。——

你年青的，年青的，远隔河山的姑娘哟，你的名姓我

不曾知道，你想我只能这样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罢？你替我剪了头，替我刈了面，
替我盥洗了，又替我涂了香膏。

你最后替我分头的时候，我在镜中看见你替我拔了一根白发。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远隔河山的姑娘哟，飘泊者自从那回离开你后，又飘泊了三年，但是你的慧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



黄 昏

茅 盾

海是深绿色的，说不上光滑；排了队的小浪开正步走，数不清有多少，喊着口令“一，二——”似的，朝喇叭口的海塘来了。挤到沙滩边，嘘！——队伍解散，喷着忿怒的白沫。然后一排又赶着扑上来了。

三只五只的白鸥轻轻地掠过，翅膀扑着波浪——一点一点躁怒起来的波浪。

风在掌号。冲锋号！小波浪跳跃着，每一个像个大眼睛，闪射着金光。满海全是金眼睛，全在跳跃。海塘下空隆空隆地腾起了喊杀。

而这些海的跳跃着的金眼睛重重叠叠一排接一排，一排怒似一排，一排比一排浓溢着血色的赤，连到天边，成为绀金色的一抹。这上头，半轮火红的夕阳！

半边天烧红了，重甸甸地压在夕阳的光头上。

愤怒地挣扎的夕阳似乎在说：

——哦，哦！我已经尽了今天的历史的使命，我已经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现在，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却也是我的新生期快开始了！明天，从海的那一头，我将威武地升起来，给你们光明，给你们温暖，给你们快乐！

呼——呼——

风带着永远不会死的太阳的宣言到全世界。高的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汪洋的太平洋，阴郁的古老的小村落，银的白光冻凝了的都市，——一切，一切，夕阳都喷上了一口血焰！

两点三点白鸥划破了渐变为赭色的天空。

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

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无数跳跃着的金眼睛摊平为暗绿的大面孔。

远处有悲壮的笳声。

夜的黑幕沉重地将落未落。

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一次的风，忽然又回来了；这回是打着鼓似的：勃仑仑，勃仑仑！不，不单是风，有雷！风挟着雷声！

海又动荡，波浪跳起来，轰！轰！

在夜的海上，大风雨来了！

海上生明月

巴 金

四围都静寂了。太阳也收敛了它最后的光芒。炎热的空气中开始有了凉意。微风掠过了万顷烟波。船像一只大鱼在这汪洋的海上游泳。突然间，一轮红黄色大圆镜似的满月从海上升了起来。这时并没有万丈光芒来护持它。它只是一面明亮的宝镜，而且并没有夺目的光辉。但是青天的一角却被它染成了杏红的颜色。看！天公画出了一幅何等优美的图画！它给人们的印象，要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这面大圆镜愈往上升便愈缩小，红色也愈淡，不久它到了半天，就成了一轮皓月。这时上面有无际的青天，下面有无涯的碧海，我们这小小的孤舟真可以比作沧海的一粟。不消说，悬挂在天空的月轮月月依然，年年如此。而

我们这些旅客，在这海上却只是暂时的过客罢了。

与晚风、明月为友，这种趣味是不能用文字描写的。可是真正能够做到与晚风、明月为友的，就只有那些以海为家的人！我虽不能以海为家，但做了一个海上的过客，也是幸事。

上船以来见过几次海上的明月。最难忘的就是最近的一夜。我们吃过午餐后在舱面散步，忽然看见远远的一盏红灯挂在一个石壁上面。这红灯并不亮。后来船走了许久，这盏石壁上的灯还是在原处。难道船没有走么？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船在走。后来这个闷葫芦终于给打破了。红灯渐渐地大起来，成了一面圆镜，腰间绕着一根黑带。它不断地向上升，突破了黑云，到了半天。我才知道这是一轮明月，先前被我认为石壁的，乃是层层的黑云。



笑

冰 心

雨声渐渐的住了，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的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仿佛在那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

严闭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

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又仿佛是那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灌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不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儿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缩在一起。

这时心下光明澄静，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母 鸡

老 舍

一向讨厌母鸡。不知怎样受了一点惊恐。听吧，它由前院嘎嘎到后院，由后院再嘎嘎到前院，没结没完，而并没有什么理由；讨厌！有的时候，它不这样乱叫，可是细声细气的，有什么心事似的，颤颤微微的，顺着墙根，或沿着田坝，那么扯长了声如怨如诉，使人心中立刻结起个小疙瘩来。

它永远不反抗公鸡。可是，有时候却欺侮那最忠厚的鸭子。更可恶的是它遇到另一只母鸡的时候，它会下毒手，乘其不备，狠狠的咬一口，咬下一撮儿毛来。

到下蛋的时候，它差不多是发了狂，恨不能使全世界都知道它这点成绩；就是聋子也会被它吵得受不了。

可是，现在我改变了心思，我看一只孵出一群小雏